



北约 11 国在拉脱维亚举行军演

2月27日,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在部务会议上宣布,北约军事实力的增长破坏了世界现行安全体系,俄罗斯将被迫采取回应措施。绍伊古表示,“北约军事演习的规模和强度增长1倍以上,寻求加入北约的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越来越积极地参加这些演习,这些行动破坏了世界现行的安全体系”。在美俄、美欧关系复杂化的情况下,军事竞争的加剧,有可能对未来的欧洲局势发展带来很大影响。

北约频频军演

自乌克兰东部战事爆发以来,北约就不断以此为理由积极推动东欧成员参与军事一体化的进程。2014年,北约重提强化“快反部队”。2016年,北约将多国军人组成的“北约快反部队”派驻至与俄罗斯直接接壤的波罗的海三国。同时,北约还频繁举行针对俄罗斯的军事演习,向俄罗斯施加军事压力。

仅2018年的最后3个月中,北约就进行了4场针对俄罗斯的大规模军事演习。

2018年10月8日至20日,美空军动用F-35、F-15等机型进入乌克兰与其他一些北约国家举行“晴朗天空2018”大规模空战演习,整个演习基本涵盖一国空军所有可能的军事行动类型,被外界视为美国在向乌克兰军队介绍北约作

战标准。

2018年10月25日至11月7日,北约29国和瑞典、芬兰在从北海到芬兰湾西部广大地域内举行“三叉戟接点2018”联合军事演习,这场被认为是冷战后北约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共动用5万余人兵力,各种地面装备1万余台,各型军用飞机250余架,各类作战舰艇65艘,美海军航母打击群也参加了军演。

2018年11月12日,代号“蟒蛇”的军演又在波兰展开,来自19个北约成员国及北约军事指挥机构的数万军人参演。这次演习规模超过往年,还首次扩大到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等波罗的海国家。在这次军演中,美军坦克首次出现在距离俄罗斯国境不过百余米的地方。

北约对于俄罗斯的军事压力可谓是全方位、多角度,且拉拢了一些原苏联加盟共和国,这些行为无不刺激着俄罗斯的神经。

俄军调整针对性强

绍伊古在国防部部务会议上透露,未来俄军将在波罗的海舰队编制内增编1个岸防导弹营和1个坦克团,西部军区直属部队中增编1个机动防空团,西部军区下属第20集团军内增编2个团。

从规模上看,俄军此次对西部兵力的调整并不大,却具有很强针对性。

目前波罗的海舰队的陆上作战力量除独立海军步兵(即海军陆战队)336旅外,还下辖2个摩步师,1个坦克旅和1个独立摩步旅以及其他导弹旅、防空团和直升机团等大批部队,总员额超过1.3万人,坦克、步兵战车分别有近千辆之多。这次为波罗的海舰队加强1个坦克团,显然是为进一步强化其地面突击力量,更好地应对北约对俄军事压力。

此前俄罗斯的军事改革,对俄军编制进行调整,虽说使俄军拥有相对充裕的经费更新武器装备,但也令俄军总兵力出现下降,想从常规军力上应对北约整体威胁尚显力不从心。

绍伊古担任国防部长后,考虑到北约对俄罗斯的威胁不断上升,东欧大平原便于展开大规模装甲机械化部队,因此在西部军区重建第1坦克集团军并恢复使用传统的“师团”编制体系。此次调整,绍伊古打算为西部军区使用“旅营”编制的第20集团军增编2个团。如果增加的2个团属于主力作战部队的话,那么下一步绍伊古有可能会将第20集团军的编制调整为“师团”制,以大规模增加部队员额进一步提高应对北约军事压力的能力。

据俄媒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造访俄罗斯,并与俄总统普京会面,这是继去年9月俄战机被击落事件以来,俄以两国元首间的首次正式会晤,标志着两国已从之前的危机事态转入正常的接触与对话轨道。作为此番会晤的三项具体成果之一,俄以两国拟推动成立一个由各利益攸关方组成的、专门研究外军撤出叙利亚问题的小组。叙国内局势的错综复杂性、以美国为代表的“第三方”因素的影响以及俄以两国在叙利亚问题上存在的本质性认知差异,使得研究小组的成立和未来前景充满“不确定性”。

作为中东地区首屈一指的军事强国,以色列对于成立外军撤出问题研究小组的考量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以方希望借此进一步缓和与俄方的关系。自坠机事件发生至今,俄以双方均保持最大程度的理性与克制,侧重于塑造两国关系的未来,而非纠结于过去。在叙利亚问题上,两国均有意打造旨在防止双方军事冲突升级的机制。

其次,以方欲借俄方向伊朗施压,削弱后者在叙国内及整个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在以方看来,此前签订的伊核协议并未对伊朗施以足够的惩戒和限制。借助叙国内战事,伊朗的军事实力及地区影响力已延伸至叙以边境地带,这是以色列无法容忍的。

最后,争取后“伊斯兰国”时代叙利亚乃至整个中东地区局势的主动权也是以方的考量之一。伴随“伊斯兰国”在地理疆域分布上的逐渐瓦解,叙政府军在國內战场上的节奏凯以及美国宣布择机从叙利亚撤军的决定,叙利亚及整个中东地区势必迎来新一轮的权势分化组合。此时加强与俄方的沟通与协调,有利于拓展自身的外交政策空间,避免被“边缘化”的境地。

与此同时,除旨在进一步改善与以方的关系外,俄方推动成立撤军研究小组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其一,俄方亦不希望因伊朗的过激行为而扰乱自身的战略部署。其二,以色列是中东地区的重要军事与政治行为体,俄在本地区影响力的巩固与拓展,离不开以方对俄方战略意图的理解与配合。

当然,从一般性政策建议到最终成为现实,撤军研究小组在组建过程中仍将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与制约。

第一,叙国内政局的发展演变,尤其是拟成立的叙利亚宪法委员会,将决定战后叙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权力分配格局。此外,“伊斯兰国”目前呈现出的“形散神聚”的特点,也增添了叙国内安全形势的变数。

第二,作为影响叙国内政局走向的最大域外“第三方”,美国对于成立



俄以拟成立外军撤叙问题研究小组

■季 澄

研究小组的态度至关重要。鉴于美国内各方围绕特朗普撤军计划产生的分歧与摩擦,美方很可能对俄以牵头的方案持保留立场。

最后,俄以两国在中东问题上存在认知与利益上的本质性差异。以撤军问题为例,以方旨在借此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力,进而维护自身的存在与安全,而俄方更多是从确保自身地区影响力的角度看待该问题。两国间存在的上述分歧注定将影响研究小组的组建进度及其目标实现。

(作者单位为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枪支管控法案通过参议院审核并由特朗普签署执行的可能性很小

美枪支管控进展艰难

■岳小光

据美国公共事务广播电台报道,当地时间2月27日,美国众议院以240比190票通过《两党背景审查法案》表决,要求今后对所有枪支购买者进行背景审查。次日,众议院又以228比198票通过《强化背景审查法案》,将联邦调查局对购枪者资格的审查时限,由3个工作日延长为10个工作日,并要求联邦调查局发现无证移民试图购枪时,需立即通知移民和海关执法部门。

历史性突破

美国目前法律规定,联邦调查局对公民提出的购枪申请需在3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过期未予答复,则购枪人视为允许购买枪支。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克莱伯恩提出的《强化背景审查法案》会将联邦调查局的审查时间延长为10个工作日。

克莱伯恩表示,当前的枪支销售制度导致联邦调查局3个工作日之内很

难完成正常的审核任务。2017年共有4800余支枪售卖给有过犯罪记录、精神病史或其他不符合持枪条件的个体。据美国公共事务广播电台报道,2009年至2017年,美国共发生至少173起单次死亡人数超过4人的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001人死亡。

众议院共和党议员对上述两项法案则持强烈批评态度。共和党众议院领袖史蒂夫·斯卡利斯认为,强化背景审查、延长审查期限并不能有效降低枪击事件的发生。近年来的几次大规模枪击事件中,当事人都是通过各项审查后合法持有枪支。民主党众议员马克·汤普森则表示,“罪犯或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不应该持有枪支”,上述法案只是解决枪支暴力问题一系列举措的开端。

过去6年间,共和党牢牢把控着众议院,导致任何控枪议案都未能表决通过。尽管上述法案尚未经过参议院表决和总统签署,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仍被视为美国国会近25年来在控

枪问题上取得的巨大进展。

共和党坚决反对

民主党向来支持控枪,而共和党反对。在参议院内,要使法案得以通过,则必须得到100名参议员中的60票支持。参议院共和党三号人物约翰·图尼此前表示,参议院“不太可能”通过这两项法案。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委员柯林斯称,这两项法案“利用一个国家对枪支暴力的恐惧和担忧对他们进行欺诈,现实是,法案中的任何内容都不能阻止我们所见过的任何暴力事件”。总统特朗普则明确表示,即便参议院通过这两项法案,他也会行使否决权。

事实上,枪支问题在美国已经走进一个怪圈:每当恶性枪击事件发生后,美国上下都会震惊,也会引发一轮是否应该“控枪”的讨论,但往往不了了之,而民众一边谴责,一边又会因不安全感去购买更多枪支。

日本自卫队向西奈半岛派员

■文戚入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2月27日召开“四大臣会议”,决定最快于4月向在埃及西奈半岛对以色列和埃及两军展开停战监视活动的“多国部队观察员团”派遣两名陆上自卫队干部。这是新安保法实施后首次适用行动,备受日本国内外关注。

新安保法实施后首次海外派兵

根据报道,此次日本自卫队派遣的目的是位于西奈半岛南部沙姆沙伊赫的“多国部队观察员团”司令部。今年2月上旬,日本政府派出首相助理菅浦健太郎牵头的由外务省、防卫省等单位组成的联合考察团,赴西奈半岛当地确认安全状况,初步判断该地区满足新安保法中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合作法》所规定的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5项原则。虽然此次行动主体不是联合国,而是多国部队观察员团,但两者较为类似,于是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决定实施派兵。

这两名陆上自卫队干部抵达西奈半岛后,将在司令部担任联络协调员。根据资料,“多国部队观察员团”由美国、英国、意大利等12个国家、约1200名军人组成,是专门监视两国军队活动情况和停战的任务组织。中东战争以后,该组织根据埃及和以色列于1979年签订的和平条约,于1982年开始在西奈半岛开展活动,执行两国停战监视任务。

这是日本新安保法案落地实施首次向海外派遣自卫队人员。2015年3月,日本政府通过一系列法案,其中涉及海外派兵的主要有两个,《联合国维和行动合作法》和《国际和平支援法案》。前者虽然是此次海外派兵的主要依据,但后者更为重要,其实质是“自卫队海外派遣永久法”。根据这一法律,日本可随时根据需要向海外派

兵并向其他国家军队提供支持。

2016年11月,日本政府内阁会议向派往南苏丹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陆上自卫队赋予“驰援护卫”新任务。所谓“驰援护卫”,指在海外参与维和行动的自卫队可携带武器营救遭袭的联合国职员或平民,包括持枪和在必要时进行警告射击,这实际上就是赋予海外自卫队开枪权。

此外,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还赋予海外自卫队另一项新任务——“宿营地共同防卫”,即在宿营地可与其他国军队共同应对武装团伙袭击。这实际上是拥有防御开枪权。

人数虽少却另有深意

此次海外派兵,虽人数上只有两名干部,且在司令部机关岗位就职,但对于日本来说具有重大象征和现实意义。自2017年5月日本从南苏丹联合国维和行动撤回陆上自卫队设施部队后,参与该维和行动的只剩下数名司令部工作人员。日本希望借助此次参加“多国部队观察员团”的国际行动,向国内外展示日本基于新安保法拥有

向海外派兵的权利。从长远看,中东地区长期是日本政府的主要援助地,其战略目标早已从单纯的经济领域转向追求政治、经济、软实力以及安全利益的兼顾平衡,通过此次行动,或可探索实现日本在中东地区军事存在的可能性。

自1988年日本向“伊朗-伊拉克停战观察团”派遣了1名文职人员开始,日本多届自民党政府接续运作,逐步突破向海外派兵的限制。总体看,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日本的海外派兵正从“有限参与”向“全面介入”发展。在国内,日本政府逐步理顺海外派兵涉及的法律法规,持续向国民宣传普及日本自卫队参与国际维和行动的重要性,减少来自内部的阻力。在国外,日本政府想方设法增加自卫队在多国联演、国际维和行动中的出镜率,如赴印度洋参演、参与打击亚丁湾海盗、在非洲吉布提建立军事基地等。这种小步快跑加“打磨边缘”的操作思路,将“一大步”分解为“多小步”,大大降低了日本国内外对海外派兵的敏感度和阻力,其最终目标便是让自卫队走出国门成为常态,让自卫队拥有完全的军队功能。



日本自卫队人员抵达南苏丹